

陳子龍詩集





2 039 9700 5

〔明〕陳子龍著
施蟄存 馬祖熙 標校

陳子龍詩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39 9705 0

(明) 陳子龍 著
施蟄存 馬祖熙 標校

陳子龍詩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陳子龍詩集
〔明〕陳子龍著
施蟄存 馬祖熙 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著者在 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7 字數 475,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9,200
統一書號：10186·389 定價(七)：(全二冊) 3.15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鑑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　　言

明清之際，是一個歷史大動盪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甲申（一六四四）三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帝自殺。接着是清兵入關，李自成戰敗，建立不久的大順政權迅速瓦解。清兵南下時，江南人民抵抗之激烈，為史所僅見，致使階級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江南各地義師紛紛興起，許多愛國志士奮身參加抗清鬪爭。

那個時代，對每個人都是嚴峻的考驗，是屈膝投降，還是堅決抵抗，擺在面前是兩條道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史可法、楊廷樞、侯峒曾、黃淳耀、夏允彝、黃道周、楊廷麟、萬元吉、張國維、吳易、吳應箕、楊文飈、張煌言、瞿式耜、張同敝等，走的是抵抗道路；錢謙益、王鐸之流則反之。陳子龍不負平素抱負，到此家國危急關頭，毅然挺身而出，義無反顧。他在報夏考功書中，以血淚斑斑的詞句，沈痛地向殉節的亡友吐訴自己矢志報國的心願。後來，他果然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在血與火的鍛煉中，陳子龍寫下了大量氣壯山河的詩篇，充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呼籲。可以說，在明清之際先後以身殉國的夏完淳、瞿式耜、張煌言等愛國詩人中，陳子龍的文采和氣節是他們中杰出的代表。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號軼符。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人。晚年自號大樽，易姓李。別號潁川明逸、於陵孟公。曾以出家爲掩護，法名信衷。生於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六月初一日。崇禎十年丁丑進士，初仕紹興推官，擢兵科給事中。甲申六月，事福王於南都，連上諫疏，爲權奸所嫉，乞終養去。南都淪亡，積極參與抗清復明活動。最後以聯絡吳勝兆等謀結兵太湖舉事，事敗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赴水殉國，表現了壯烈的民族氣節，時爲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五月十三日。

陳子龍出生於封建士族家庭，曾祖鋐，以任俠抗倭爲鄉里所重。祖善謨，慷慨好義。父所聞，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居官不畏權閹，很有清望。子龍幼承家教，奮志讀書，博通經史，以風義自矢。十餘歲就有文譽，爲父輩東林人士所器重。

崇禎初，他參加以張溥、張采爲首的復社，又與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勳等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兩社都是東林的後勁，既是文學團體，又是政治團體，以復興絕學相期勉，以文章氣節相砥礪，堅持同魏忠賢餘黨作鬪爭，社友大多爲愛國知識分子。崇禎十四年，復社主將張溥卒後，陳子龍實際上是兩社共戴的領袖。當時稱文章者，必稱兩社；稱兩社者，必稱雲間；稱雲間者，必推陳、夏。而陳子龍的詩文，尤其著稱於當時。

陳子龍的詩歌，早期會受前後七子影響，傾向復古，審課社稿，多摹擬古人之作。隨着政局劇變，他

在三次入京之後，目睹當時朝政黑暗，權奸當道，天災人禍頻仍，人民不堪殘酷剝削，紛紛揭竿而起。而新興的後金，正日益強大，崇禎二年至九年期間，三度侵擾，馳突京畿，給明政權造成極大的威脅。陳子龍憂虞時事，尤多憂邊之作，在清兵侵擾，屬國淪亡，經、撫失策，邊將驕悍的情況下，對國家民族的安危不勝耽心。把深沈憤激的感情，忿亂望治的意志，強烈的民族氣節，注入自己的詩作，在詩風上激起了深刻的變化。在湘真閣稿、三子新詩中，極多興會淋漓盡情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邁雄渾、悲壯激昂的特有風格。他痛恨權奸誤國，閹宦攬權，導致邊事日壞，忠貞之士，橫被摧殘。崇禎帝即位以後，魏忠賢雖被誅戮，其餘黨仍在，「宵人鬻碧血，羣闇豔華蟲」的局面，並未徹底改變。他在今年行、策勵府行、白蘚校尉行等詩篇中，對魏闇餘黨的鞭撻，不遺餘力。而崇禎一朝却仍任用太監監軍貽誤戎機，造成多次軍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訴了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兩都傾覆之後，在嚴酷的民族鬥爭中，陳子龍不僅在詩歌裏慷慨激昂地申敍矢志報國的決心，熱情支持江南人民的鬪爭，且躬自投身於義旅。他生平聲氣相求、患難與共的師友，復社、幾社的同志，在鬭爭中紛紛蹈義赴難。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詳細的記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國歷史上，並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義的人士特多，這不能不和東林、復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氣節有關。

除了對國家內憂外患痛哭陳詞、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臨山川、友朋酬贈，及反映民隱民瘼的作品，也表現了他熱愛祖國河山、共期忠貞赴難、關懷民生疾苦的胸懷。到後來雖明知復國大業難以實

現，但忠貞不貳之情，愚公精衛之志，始終激盪在他的胸中，終身不渝。

陳子龍的詞，清代王士禛、鄒祗謨、沈雄等人，皆深爲推許。其詞以花間北宋的雅麗爲歸，當明代詞學衰微之際，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輿、蔣平階等幾社名士皆致力爲詞，形成雲間詞派，開清代三百年詞學中興之盛。他現存的詞，大多作於甲、乙以後，其弟子王灝爲之輯入焚餘草中。王昶等人編輯全集時，又益以散見別本者數闋，彙成一卷。其中愴懷故國之作，沈哀淒麗，蘊藉極深。

陳子龍作爲封建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他當然反對農民起義，稱之爲「寇」、「盜」。但他又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明末農民起義的看法，也還有其客觀的一面。他認爲當時農民起義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民怒」，二是「民飢」。寄桐城方密之詩中說：「民怒一朝發，裂帛張旌旗。中夜刑牛馬，縱火焚九達。」「民怒」從何而來？顯然是由於朝廷橫征暴斂，官吏貪污酷虐而起，積怨既深，就會如烈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遏止。在感懷詩中他說：「胡部徒庭秋上谷，飢民舉火夜平陽。」指出秦、晉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爲「飢」。人民在暴政、災荒、豪門剝奪，重重迫害之下，飢不得食，流離死亡。當局不知體恤，捐餉征輸，有加無已。最後，人民忍無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毀苛政。作者還在詩中寫出當時起義軍盛大的聲勢，像「中州旗絳天」，「鄂渚旌旗紅照天」，「江濱烽夜赤，城頭旗畫紅」，這些詩句，皆指起義軍而言。在雜感詩中，他感慨地描繪了「車馬空官渡，風煙滿豫州。黃巾連戶著，白骨無人收」的景況。在和馮侍御談晉中事有感詩中，又寫下了「征輸青草盡，名號赤眉多」、「荆棘交千里，風煙鎖百城」等詩句，

都是當時的實況。這些都說明儘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階級的歷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陳子龍的詩，無論當時或後世，一向都受到極高的評價。吳偉業稱他「負曠世逸才」，「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又說：

初與夏考功瑗公，周文學勤白，徐孝廉闇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繼得轅文，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滿天下，臥子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想見其人也。（梅村詩話）

吳偉業終於仕清，造成畢生的遺憾，雖然晚節異途，但對陳子龍却極為欽佩，他的賀新郎病中有感詞，有「故人慷慨多奇節」之句，「故人」即指陳、夏等人。

王士禛論詩，以為臥子七言律「沈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香祖筆記）。又說：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少陵，時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李頤），參以大復（何景明）；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分甘餘話）

王士禛論子龍七律，與梅村所評略同。其論歌行，則就宗法而言。其實子龍歌行，出入盛唐諸家，形成自己的風格，並不專主東川。如朱雲子稱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頤之風軌，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見

明詩綜引）。朱笠亭也說：

七言古詩杜詩出以沈鬱，故善爲頓挫；李詩出以飄逸，故善爲縱橫。臥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澤才氣似李。（明詩鈔）

轉益多師，正是陳子龍的長處。對於明代詩歌的看法，朱笠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余鈔黃門詩以終明一代之通，劉、高開於前，西涯接武於繼，李、何、王、李振興於中，黃門擇持於後，此明詩之大概也。（明詩鈔）

朱笠亭這一評論，和一般論明詩者大略相同，都以為陳子龍是明代最後一個大詩人。明初的劉基、高啓兩家，成就雖高，在藝術上並沒有形成獨特的風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沒有像陳子龍那樣憂虞國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後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復古，他們的作品，在政治社會意義上遠不能和陳子龍相比擬。

綜上所述，可見陳子龍的詩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閃耀着愛國主義思想和崇高民族氣節的光輝，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他不僅為明代的傑出詩人，從某些方面看，也可說是杜甫以來的一位重要詩人。在崇禎、弘光兩朝中，幾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詩歌中有所反映，現存的詩歌，雖然是經過兵燹和長期禁錮後倖存的部份，但僅就這些詩來看，稱之為史詩，也並未過譽。

近代南社詩人，如陳去病、柳亞子等都推崇雲間。柳有詩云：「平生私淑雲間派，除却湘真便玉樊。」

「湘真」是指陳子龍的湘真閣，「玉樊」是指夏完淳的玉樊堂集。當時南社詩人，多以陳子龍剛勁雄渾的詩風，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鬪爭中，起了積極推動作用，這也可見陳子龍詩對後世的影響。

陳子龍的著作，當他在世的時候，曾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屬玉堂集、平露堂集、白雲草、湘真閣稿、安雅堂文稿等數種。還有些詩文見於幾社文選、陳李倡和集、三子新詩。乙酉告歸以後，刻有奏議一卷。丁亥五月殉國，因家屋遭受抄索，遺著頗有損毀。其後則有其門人王漙收集其乙酉至丁亥的詩，輯爲焚餘草（即丙戌遺草）。以上各種刻本或鈔本，均會流布人間，但未有全集的編訂。

關於他的詩文的結集，見於紀載的約有三次：一是他殉節以後宋轅文（徵輿）的收存。據吳偉業梅村詩話說：「臥子殉國後，其友人宋轅文收其遺文，今並存。」吳偉業與子龍交誼極深，轅文亦偉業之友，故偉業知其遺文尚存。但轅文早經仕清，趨舍異路，子龍詩文中極多觸清廷忌諱之處，轅文所收並未能彙編成集。轅文卒後，文網日嚴，屢興大獄，子龍遺文在禁忌極嚴的情況下，宋之後嗣，即使能爲之藏匿，時日既久，亦難免殘缺佚散。至於陳子龍生前所刻的詩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爲輾轉傳鈔本，其中觸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銷除塗毀，不可通讀。

一是子龍殉國後約三十年，其門人王漙的編集。王漙在康熙戊午（一六七八）獲得陳子龍的寓山賦，跋文中敍述他「謀與同志，哀采遺文，都爲一集，漸有次序，而茲賦遭逢喪亂，篇目缺焉」，又云「晚獲茲賦，克成全集」。可知王漙以畢生之力，搜集陳子龍的著作，編成了全集。不過王漙所輯，那時還不可

能刊版流傳，只能秘藏於家。

在此之後，則有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間婁縣吳光裕的輯集。據王昶陳忠裕全集序文中說：

乾隆丁卯、戊辰間，婁縣吳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書賣，或得之舊家僧舍，叢殘缺帙，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點畫，積有多篇，授之剞劂。未幾，吳君客死，板亦散失。

吳光裕所刻，今已不傳。其時清政權雖已鞏固，但文網並未鬆弛，以後被焚燬的禁書更多，此刻當亦難免浩劫。

陳子龍遺文的明文解禁，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勝朝殉國諸臣錄頒行，追謚忠裕之後。至此，許多熱心人士才打消了顧慮，爲陳子龍遺作進行蒐訪編纂。但這個工作，還得遵照乾隆帝的意旨，改易掉許多所謂「違礙字句」。

現在流傳的陳忠裕公全集，是王昶編定的。開始於乾隆四十七年，成書於嘉慶八年。王昶在全集序文中敍述編輯經過頗詳，今不贅述。至於遺稿的來源，實以王漥所收藏纂輯者爲多，再加以王昶自己和王希伊、王鴻達、莊師洛、趙汝霖、何其偉等人所搜羅的部份，由王昶總纂，彙成全集，於嘉慶八年刻成。

又據全集何其偉跋文說：當時曾訪得安雅堂文集，因全集已先兩月鋟板付印，卷帙浩繁，未便分體增入。並說：「本集所遺，姑俟續刻以成全璧。」可見這部全集，事實上還不是陳子龍的全部著作。

又全集凡例引徐世禎所撰年譜云：「乙酉告歸後，刻有奏議一卷，訪之藏書家，絕無知者。」案此即兵垣奏議二卷，尙倖存於世，光緒中，爲松江張錫恭所藏，光緒二十三年松江知府陳聲遹爲之刻於融齋精舍，此書今有石印本，其中較原刻缺失數篇。

現在我們標點的這部集子，即是陳忠裕公全集卷三至卷二十的詩和詩餘、詞餘部份，定名爲陳子龍詩集，以別於校文中所稱的「全集本」。卷末附錄自述年譜、續年譜、明史本傳、王漸三世苦節記、越遊記。各集原序文，陳子龍自己寫的白雲草序、三子詩選序，以及徐世禎丙戌遺草序、王昶全集序，另有諸家評論、哀悼詩、投贈詩，亦仍依全集列於各序之後。至於全集原輯注部份的考證、附錄，以至案語，當年王昶等人曾博采羣書，搜羅掇拾，頗費心力，其中雖有一些取材欠妥的地方，但絕大部份，仍可爲讀者提供重要的史料，今亦悉存其舊，以供參考。

由於陳氏著作的原刻本，亡佚者多，可以提供校勘的資料極少。經過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有關部門徵詢訪問，僅得湘真閣稿、幾社文選、棣萼香詞等數種。今即據此數書及明詩綜等選本，略加校核，恐疏誤之處猶多。

在點校的過程中，對全集中誤刊的字句，作了改正。其殘缺空白之處，多爲清廷忌諱的詞語，凡確有依據的，則爲之添補並註明出處，其一時尙無從覓得原本爲之校補的，則仍存空格。陳子龍的著作，流傳於海內外公私藏書家者，尙可搜集。例如詩文則有安雅堂文集、兵垣奏議，詞則有幽蘭草、棣萼香

詞，皆王昶所未曾采及。本書除據棣萼香詞補入散曲一套外，均未增補，待他日纂輯補編，以竟王昶、何其偉之志。

施蟄存

馬祖熙

一九八二年七月

陳子龍詩集目錄

前言

卷

風雅體

曜靈之什 八首

有虺宛宛三首(以上輯自白雲草)

南漢八章

鷗鳩(以上韓昌黎詩稿)

琴操

想歸操（輯自白雲草）

猛虎行

四言詩

初觀政刑部自勵(轉自白雲草) ······

辛巳上巳同太守王公郡丞畢公別

鴛鴦亭舊址

東川

古樂府

艷歌行

度關山

三明君

目錄

西門行	獨漉篇	10
東門行	雉朝飛	一
長歌行	君子行	一
飲馬長城窟行	行路難十八首	一
野田黃雀行	悲哉行	一
怨詩行	相逢行	一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燕歌行	一
鄉鄰王歌八首	東飛伯勞歌	一
讀曲歌十一首	枯魚過河泣	一
子夜春歌	長安道	一
子夜夏歌	空城雀	一
子夜秋歌	胡無人	一
子夜冬歌	隴頭吟	一
懊惱歌二首	長相思二首	一
華山畿(以上轉自岳起堂稿)	秦女卷衣	一